

感慨香港「失去的八年」

南禮



世界經濟動盪，香港現狀堪憂，但既使如此，香港內部似乎身處危中不知危，社會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思考如何向前發展，而是耗費在永無休止的政治紛爭之中。昨日，第八屆泛珠合作論壇開幕，特首梁振英出席。但令人感慨的是，如今的「9+2」已今非昔比，八年前經濟總量仍不足香港一半的省份，如今都已經發生質與量的飛越，甚至逼近香港。相反，香港仍在八年前的水平原地踏步。香港已經在政治爭拗泥潭中失去了八年，是否還將繼續在內耗中沉淪？

內地九省飛躍 香港原地踏步

事實是，這個被稱作「9+2」的合作論壇，一開始根本就是為了香港而設。市民或許還記得，〇三年香港受沙士及全球經濟低迷衝擊沉痾不起，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為了幫助香港走出困境，向中央獻計，首次提出設立合作論壇，以期集內地九省之力，為香港創造一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腹地。二〇〇四年六月首屆論壇的成功舉辦，再加上中央政府推出的

CEPA與個人遊，將香港帶上了一條迅速復蘇的發展快車道。

由〇四年開始，除了〇八年因北京奧運的舉行而停辦外，泛珠合作論壇依次在四川、雲南、湖南、廣西、福建、江西，及此次的海南舉行。儘管不同經濟學者或者評論員，對泛珠論壇的實質成效抱有諸多懷疑，認為此機制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香港並沒有從中獲得多少「實利」。但正如這批觀點本身所揭露的，香港從中獲得的「隱形」利益遠遠大於具體的經濟利益。如果沒有當初這一合作機制，外國投資者及國際社會未必會對香港復蘇抱太大信心，而香港內部經濟也不會如此快速以「V」字型反彈。顯而易見，這一機制對香港而言，擁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經濟意義。

「9+2」的原初構思其實十分清楚，但與中央設此機制的初衷相比，香港並沒有很好地緊抓機遇。除了每年與會的香港商家、商會參加者寥寥外，就連特區政府的態度，也是時冷時熱。甚至於曾連續兩年出現一種現象，內地九省都派出省長與會，而香港竟然只派出局長參加。一方面是輕視與冷淡，另一方面卻是高昂的熱情。每一個論壇東道主省份，每一次會議都付出極大的努力，千方百計抓住任何可能出現的機會發展壯大自己。

八年前，也即首次泛珠論壇開幕時，香港的

GDP約為一萬三千億，內地九個省份，最高的廣東省為一萬六千億，其餘的都在數千億左右；八年後，香港儘管平均年增長百分之五，GDP近一萬九千億，但與九省份的增長速度相比，只能用望洋興嘆來形容。去年廣東省超過五萬億，增加近兩倍；湖南省由六千億不到增長三倍到近二萬億；四川省由六千三百億，增長近兩倍超過兩萬億。即是被視作經濟發展較慢的江西省，總量也增長近三倍。

八年前，內地的九個省份只有廣東一地的生產總值超過香港，如今數量已達到四個；有的甚至是香港的數倍之多。如果說這八年香港的經濟相對穩步發展，那麼內地的發展則可用突飛猛進了。

當然，不能簡單將香港與內地各省的發展作簡單比較，香港是一個成熟經濟體，內地則剛在發展起飛時期，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各地情況也不同。但同樣的問題卻是，當內地省份以如此高的速度發展時，香港有沒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而緊抓機遇呢？當中央政府為香港搭建了一個這麼好的平台時，香港有沒有把握住機會？

應當說，香港只是「被動」地配合了內地發展。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內地各種形式的發展，當中尤以資金投入為甚。事實上，內地九省份的主要外來資金都是來自於香港。但儘管如此，香港卻失去了原本能更有效發揮自身優勢

的機會，失去了一個能在內地高速發展中及時調整自己角色的機會。機會一去，很難再來。八年過去，香港不論是在內地同胞眼中的地位，還是經濟總量、整體影響力，都已經是今非昔比。當年的香港，似乎更像是一個不可再遇的「傳說」。

機遇一去不回 追回失去八年

為什麼香港沒有更好地抓住機遇？正如許多學者所言，香港內部缺乏一種發展共識，而社會內部精力又長期被政治爭拗所分。從〇四年開始算，其間發生的特首換人、兩次釋法、兩次政改，再加上極其荒謬的「五區總辭」以及多次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每一次的政治事件都是一個嚴重的內部分裂，甚至可以這麼說，八年來的香港，是在不斷在政治泥潭中浮沉的八年。

新任特首的梁振英，似乎看到問題所在。他昨日在出席論壇時，還分別與五省份的主要負責人會面，就如何促進多方合作交換意見。會後他向記者表示，新一屆的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因為只有通過一個比較高，而又持續地高的經濟發展速度，才可以解決好香港幾個深層次問題，令到香港居民有更高、更好的收入，有更好的事業發展機會，以及更好的就業機會。正是本着這個宗旨，他來參加論壇。

作為香港的最高行政長官，梁振英看到問題也希望抓緊機會推進香港發展，但諷刺的是，等待他的，卻是一個無休止的政治詰責與抹黑。這是否香港應當走的路？這又是否香港市民所應有的對待？我們不相看到，待又一個八年過去，二〇二〇年時香港會成為「9+2」地區中最暗淡無光的一個。



不信任動議豈能亂提

華生

近月某些議員多次提出不信任動議，甚至打算發動彈劾，爭取政治本錢。這些舉動未經調查，未待觀察，便輕率提出，難以服眾。長遠下去，議會只是自我削弱不信任動議和彈劾的威力。

不信任動議一般是反對派監察政府的工具。若然動議獲通過，回應大多為兩個選擇，一是該官員下台，以免被指獲包庇；二是提前議會選舉，以免政府施政步履維艱。依香港的情況，雖然無明文規定不信任動議通過後會對官員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實際效果震撼，少則損害官員的個人聲譽，大則火燒連環船，動搖整個政府的管治威信。

至於彈劾，更是立法機關制約行政機關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該機制是由議會發動，足以令官員被迫下台。《基本法》第73條(9)便訂明彈劾機制。該機制下，司法機關將介入調查，若然調查結果證明指控屬實，又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便可報請中央政府決定。相比不信任動議，彈劾更有實際效力。

無論是「不信任動議」或「彈劾」，都是立法機關制約行政機關的重要工具。提出前應先有詳細調查，待證據確鑿，才進行審議，結果才能服眾，受到重視。

回歸至曾蔭權管治期間，針對官員的不信任動議只提出了四次，包括1999年對梁愛詩、2000年對王嘉鳴和苗學禮、2003年對梁錦松，以及2012年對曾蔭權。但是新一屆政府自7月上任以來，反對派已提出了多次不信任動議，包括10月對吳克儉，以及11月對陳茂波和吳克儉，12月將對梁振英或林奮強。

雖然提出不信任動議是議員的權力，但是新一屆政府上任不足五個月，施政表現尚待判斷，官員操守有待調查，議員卻紛紛提出不信任動議，難免予人質疑其動機只是想借不信任動議樹立威信，吸引眼球，並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令其上任初期便成了「跛腳鴨」。更難得的是，有議員爭先恐後地對個別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務求搶佔議題，增加曝光。這種為一己私利，求一時之快的做法，對大多數市民都無好處。

針對行政長官的僭建問題，若然行政長官的回應未能釋除疑慮，議員和媒體可進一步調查。然而向尚未有任何正式調查前便輕率提出不信任動議，甚至彈劾，試問如何服眾？

「羅老號」困擾韓國

延靜

11月29日，本來預計發射的韓國運載火箭「羅老號」，在發射前16分52秒發現二級火箭出現異常，當即決定再次延期。這是「羅老號」兩次發射失敗後第三次發射計劃的延期。有關人士表示，如果在預定的12月5日期限之前無法發射，將把發射日期推遲到明年。

「羅老號」運載火箭發射已經失敗過兩次。一次是2009年8月25日，韓國歷史上第一枚運載火箭「羅老號」實施發射。發射地點位於韓國全羅南道高舉郡的羅老宇航中心。按照計劃，「羅老號」離開地面215秒後(上升到177千米高空)，覆蓋衛星整流罩脫落，但540秒後(升到306千米高空)星箭分離沒能實現，火箭未能進入預定軌道，不得不宣布發射失敗。

另一次是2010年6月10日，經過三次延期後，韓國第二枚運載火箭「羅老號」發射。然而，當火箭升空到137秒時(在70千米高度處)，「羅老號」從監控屏幕上突然消失。後來，人們才知道「羅老號」發生爆炸並墜毀，殘骸墜落在韓國濟州島南端約470千米處的海面。

韓國自身科技水平落後，在研製運載火箭技術過程中，曾不止一次求助於外國。1992年以來，韓國曾多次依靠外國火箭將其人造衛星送入太空，但自身火箭技術發展一直遲緩，於是韓國選擇了爭取外資與自身技術相結合的航天發展道路，爭取盡快實現用國產火箭發射衛星這一目標。求助外國最早先向美國開口，本以為盟友會予以支持，但美國卻以戰略產業不允許出口為由加以拒絕。

其後，韓國還會向日本求援，但也遭到拒絕。現在韓國與俄羅斯合作，是退而求其次，而且合作中矛盾也不少。這次推遲發射的韓國第三枚運載火箭「羅老號」，是韓國與俄羅斯合作的產物，但推遲發射後責任在誰尚不清楚。韓國要躋身「世界太空俱樂部」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過第三枚「羅老號」發射最終失敗，它的期望可能遙遙無期。

當然，韓國急於成為「太空俱樂部」一員，也並非沒有針對北方的政治目的。朝鮮今年4月發射衛星失敗，但最近據外電報道，似乎又有跡象表明它正在準備第三次發射。而目前韓國正值12月19日大選前夕，政局處於複雜敏感時期。這次「羅老號」推遲發射，使韓國受到很大困擾，但如果從朝鮮半島局勢考慮，是一個好的結果也未可知。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重生態文明 保生存家園

秦曉鷹

十八大把建設生態文明莊嚴地寫入中國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中國官場中的不良政績觀和亟待改革的中國現有的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官員寧可裝聾作啞，寧可弄虛作假，也要完成自上而下指定的財稅任務和指標。這種作風必須改變，否則十八大的精神就無法落實。



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把建設生態文明莊嚴地寫入了中國執政黨的施政綱領。生態文明也第一次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一起組成為了「五位一體」的國家發展戰略。其實，保護環境、優化生態，就是在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是在保護我們人類自己。反之，也是一樣。當水泥森林取代了清風吹拂的山林，當污濁的城市廢氣排擠掉藍天，當清冽的豪雨變成恐怖的酸雨，當饕餮盛宴的餐桌成了珍稀生物的屠宰場，人類還有生存的保障嗎？

這幾天，我耳邊總縈繞着一位獵手講過的那句話：「牠們都是傻瓜」；我也總在想着一個問題：「究竟誰是傻瓜？」

山林裡常傳來槍聲

走在山林的小道上，獵手拎着中彈滴血被打死的猴和麂鹿，得意地笑着說：「牠們(指動物)都是傻瓜！晚上，牠們怕光，手電一照，牠們就不動了，眼睛還反光，我們就朝着牠們的眼睛開槍，一槍一個，真準，嘻嘻。」被打中的一隻小猴還沒斷氣，前爪無力地搭在胸前，五個小手指還在軟軟地抖動。「看牠們長得多像人啊，那手那眼」獵人一邊撥弄着猴一邊還在向買家沒心沒肺地嘮叨着……

這一幕每天都在發生。在這片中國南方的山林裡常常會傳來陣陣槍聲。每天有幾十隻甚至上百隻野生動物和鳥類被獵殺後賣到城裡

的餐館酒樓。遍布該地的旅遊景點和交通要道旁的「農家飯」「農家樂」小食攤小餐館更是有「野味猴頭」「地道山珍」「一雁三吃」的吆喝和廣告去招徠顧客。店堂裡，划拳聲勸酒聲此起彼落，野生動物的碎骨撒了一地……不少村鎮中的商店不僅出售野味，而且還出售捕捉動物的大鐵夾。「鐵傢伙」一年就能賣出幾千個……再看公路上那些運送野味的冷藏貨車一輛接一輛地奔向廣州、深圳和華南的各大中城市，我們彷彿看到了一條從捕殺貯藏運輸銷售到餐桌的流水線，一條瘋狂的利益鏈！

瘋狂行為無視法律

瘋狂意味着無視法律，瘋狂也會衍生出愚昧與貪婪共存的黑色幽默。讀者恐怕不會想到，這一齣齣虐殺野生動物特別是國家法律明文保護的動物鳥類的慘劇，竟發生在被稱為「全國生態示範區」的江西某縣。

早在十三年前，該縣就有了「生態立縣」的發展戰略，在「十一五」、「十二五」規劃中，該縣都把實施「生態立縣」、創建國家級生態縣確定為自己工作的核心和重點。這個在江西省人口最少的縣也為此獲得了許多與建設環境文明相關的獎勵和表彰。除了前述的「全國生態示範區」以外，它還是「全國綠色模範縣」、「中國最具原生態的旅遊大縣」、「全國綠色小康縣」等等。然而在今天，當我們在獵殺的槍聲中再來看看這些象徵着榮譽的稱號時，卻只能是悲從中來，感覺到的也只能是悲哀與憤懣。

但真正值得人們嚴肅對待的是，在該縣發生的這種對野生動物和鳥類的大規模殺戮，在中國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是否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呢？筆者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種令人髮指的類似現象不但存在，而且有可能比資溪的規

模更大更廣泛，時間也更長。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那些遍布全國城鄉各個旅遊景點的大小餐廳、飯店、酒樓可以證明此言不謬。只要瀏覽一下那些精美或簡陋的菜單就會毫不費力地發現，已經有多少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動物早就成了它們的「特色菜」「招牌菜」「看家菜」。

改變飲食文化惡習

其次，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產業鏈條在推波助瀾。它們正以極大的誘惑，豐厚的利潤在誘使無數的商家商販獵手和各種貪婪之徒去鋌而走險。不打破經濟鏈條，不進行堅決的立法和執法，山林的偷獵槍聲就不會安靜，江海湖泊的瘋狂捕撈也就永不停歇。

再其次，官場的腐敗受賄、官員的無能和漠然，公務人員的不作為懶作為，都在無形中成了這種違法獵殺行為背後的軟支撐。

最後一點，也許還是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中國官場中的不良政績觀和亟待改革的中國現有的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官員寧可裝聾作啞，寧可弄虛作假，也要完成自上而下指定的財稅任務和指標。否則，官位不穩、升遷無望。在官位得失與生靈存在這二者之間，官員的心理天平當然會倒向前者。至於在中國人的傳統飲食文化中歷來都有暴殄天物的惡習，那更是這種虐殺惡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了。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存環境優化的象徵。野生動物和植物是監測人類生存質量最直觀的窗口，最可靠的朋友和「哨兵」。破壞殺戮甚至滅絕這些人類的朋友，其實就是為自己掘墓。那麼，就請讀者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至今仍未意識到生態文明的極端重要性，那麼，人與萬物生靈相比，究竟誰是「傻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馬陷困局 前路何從

王修齡



馬英九的民望現在跌到了低點，百分之七十八的民意對他不滿，而經濟低迷，只有百分之一點零五的經濟增長，失業率卻在百分之四點九。馬英九處在困局之中，前路何去何從，是當前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最大難題。

被英刊罵「笨蛋」亂了陣腳

馬英九還有三年多的任期，時間短促。有人說這位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只能去教書，他竟然去選「總統」，也許是一次失手。

其實，馬英九正是做了台灣領導人之後，才使兩岸關係沿着和平發展的軌道前進，他使中斷了八年的兩會恢復了往來，而且成為常態化。他簽署了ECFA，他承認「九二共識」等等，這一系列兩岸關係的亮點，使他贏得了第二任總統執政，贏得了選票，人民對他寄以更高的期待。無奈在第二任剛開始就突然民意低迷，充滿罵聲，怨聲，有人成立「倒馬總部」，有人在「總統府」前大示威。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竟然罵他為「bumble」(有人譯為「笨蛋」)這使馬英九突然亂了陣腳，這才是一次真正失手。

馬英九自己說：「自我從政以來，依法行政的作風常被外界質疑沒有魄力，但我認為魄力不是恣意妄為，不是旗幟吶喊，不是破壞體制，而是堅持正確的作為，真正的魄力是做很多過去無法做的事。」(馬英九，沉默的魄力)

正因他堅守他要「做很多過去無法做的事」，所以他走馬上任時，就高調改革，電費漲價，路費提高，削減了各種福利金額，得罪了大多數的利益者，

被指為從人民口袋中挖了錢。於是罵馬、倒馬甚囂塵上。

馬英九的失手就在於太自信，有人說他剛愎自用，連國民黨內部都是一片愛之深、責之切的聲音。穩重的吳伯雄炮轟他用人圈子太小，年輕的連勝文狠批說經濟搞不好就是上台也是「丐幫幫主」，黨內並不像以前一片護馬之音了。如果國民黨內部不團結，馬英九依然我行我素，分裂是不可能的。漁翁得利的民進黨如再上台，台灣將面臨另一次浩劫，馬英九將成為千古罪人。

關鍵在於簽署和平協定

馬英九在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賀電中表示要深化兩岸交流，而且他也曾表示，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要三件事：一是繼續深化兩岸交流；二是兩岸互設辦事處；三是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馬英九又以他「沉默的魄力」做出了不太為國民黨內認同的安排，任命不大了解大陸，不大了解台商的林中森接替江丙坤任海基會董事長，任命年輕的王郁琦任陸委會主委，而且王一上台就表示要「刹車」，派他得力助手金溥聰任駐美代表，使大家認為他「重美輕中」，甚至有人認為他七分重視美國，三分在大陸，有倒退之嫌。

有鑒於此，馬英九應該清醒冷靜地守護他的底線，即是擴大深化兩岸交流，繼續開創兩岸和平發展新前景。着手開始探討政治關係，商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商談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戰爭狀態，穩定台海局勢。這才是馬英九目前的出路。

國民黨內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只經濟不政治」的作法已經不符合目前局勢了。有人更指出，如果馬英九敢於派出他的經濟部長到大陸談判，台灣股市將會上升一萬點。筆者更認為馬英九如果敢於仿效謝長廷

以另一身份訪大陸，將會是一個突破。

正是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使立法會黨團大為不滿，又不一致。明年又將改選主席，馬英九如敢於現在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大陸，再次展開國共會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那麼馬英九的三年以後歷史地位將得到肯定。

只有登陸才能獲得突破

國民黨來自外部民進黨的攻擊、反對，「逢馬必反」，而內部又顯然處於危難之中，明年的「七合一」地方選舉，2016年的大選，都尚未顯出有效布局，而民進黨已經着手高頻率地顯示2016年大選非得不可。看來，國民黨還沒有通盤考慮，只讓馬英九團隊忙亂應付。

我們只看到不斷批馬，罵馬之音。有消息說國民黨深藍人士在焦慮的罵馬聲中將在近期成立一個幫馬護馬組織，這是明智的做法。

其實，罵得過多，反而幫了反馬的對手，無助於維護馬團隊的執政，而且罵得過分甚至提出要換馬，反而授人以柄，增加對手反馬的口實與根據。

國民黨到如今成為百年政黨，應該說有他救亡圖存的力量與素質。所以，現在老一輩尚多健在，友黨的新黨、親民黨理念也都與之一致。馬英九應該趁此機會請出老一輩，共商政事，團結一致，出謀劃策，殺出一條路來。

馬英九不要再「剛愎自用」，應該多聽取他們的建言。而對另一輩，如將來有意問鼎「總統」之位的一幫人，如連勝文、郝龍斌、朱立倫等，也應該與他們多多溝通，從大格局考慮明年及2016年的布局。

馬英九的前路茫茫，但只要改變作風，依靠有識之士及聽取民意，從高調改革中轉變，一定會轉危為安。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